

# 彭荆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

——以彭荆风先生《初进佤山》为例

□王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当代作家灿若星辰，他们凭借各自的才华充满热情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散文佳作，其中就有我敬重的作家彭荆风先生。彭荆风先生的创作自1946年开始，止于2018年去世之前，跨度有70年之久，其创作的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是中国第一个用文学方式描述哈尼族、佤族和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

彭荆风先生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一是新时期之后，都以小说创作为主。他的散文作品在数量上虽然不如小说丰富，但也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初进佤山》就是彭荆风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是他现实主义创作之路的重要显现，是他取得的重要文学成就，以及达到的文学高度的又一次集中展现。此书收录了《南行千里》《黑色的1951年5月》《兵发西蒙》《马散街》等15篇散文精品，时间跨度从1952年5月到2018年4月，篇篇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形成了一部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具有长镜头式的长篇散文，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散文佳作。

谈到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我们就必须将他的创作放到中国十七年文学里进行考察。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开始的，然后经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整体来看，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国家文学。这个时期的众多作家，对新中国的新的气象和光明前途，普遍怀有一种无限的热望，因此，他们大多也是在面对平复战争的种种创伤，以及艰苦却乐观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的，他们的创作是与历史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族心理的成熟、民族生存状况的日益好转紧密相连的，历史的、国家的和民族的因素，给这些作家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创作空间和深沉的创作底蕴，当然，彭荆风先生也不例外。他的创作同样是整个十七年文学中一朵绚烂的浪花，散发着民族的光彩、历史的光彩、国家的光彩、人民的光彩和人文的光彩，他散文中的诸如历史的、民族的、人民的、人文的等要素，构成了其散文创作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历史的张力更是增加了其文章的力量。他热情而真诚，举起民族的火

把，面对战斗的残酷，民族工作的艰难，美丽的祖国山河，真实记录、细致描摹，在回忆中怀念，在怀念中升华了自己的情感，铸就了一篇篇动人的华章，他是一位背着钢枪的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拓荒者。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中跃动着的生命力，是与整个时代赋予作家的时代特质息息相关的，他文字里有一种新生的希望，对人的尊重，对进步的渴望，甚至有超过社会理性的关怀与激情，他写出了那个时代个体与国家的默契，个体与时代的合唱，他用文章中的甜蜜与忧伤，书写了一群走向幸福的人。比如《南行千里——1952年春、夏从昆明步行千里至澜沧江大黑山的日记》中，就能自然地感受到一派新的气象。新的时代带来新的气象，于是他在《佤山行》中这样写道：“当马帮第一次驮着救济粮、盐巴、布匹、针线进入西盟山区时，阿瓦人是那么惊讶、喜悦、激动！”这些文字带有无限的希望，对新中国的建设怀有无限的热忱，对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地感到自豪和骄傲。可以说，在《初进佤山》中，彭荆风先生用深情深远的笔触，写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境匪患严重，解放军进驻剿匪，民族兄弟从开始的躲避远离到慢慢回家，与进驻村寨的战士变成了亲人等等，无不有着时代的深深印记，从这个角度来看，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是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由此呈现出的历史空间息息相关的。

于是，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创作，给了我们一个回首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边疆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契机，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带有那个时期的强烈气息，让我们突然穿越了时空，进入了先生所写的那个地域、那个时间里去了。比如《黑色的1951年5月》《告别刀耕火种》《兵发西蒙》《马散街》等作品，都写出了一种新时代的新变化。在彭荆风先生的这些散文中，虽然始终存在着新与旧、纯洁与污秽、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坚定与软弱、智慧与愚昧、开拓与守旧的对立，然而，这些作品的目的始终是朝着一种新的气象而去的。他写出了那个时期西南边陲的佤族、哈尼族、傣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断走向发展和有序，人性不断趋于优化和淳化，世界不断向着光明和崇高前进的过程；写出了中国社会不断地从黯淡走向

强盛、从昏庸走向明智、从病损走向刚健、从沮丧走向奋发的事实和过程；写出了一个国家进步的新生、冶炼、发展、渐趋强盛的激动人心的壮丽历程。这是彭荆风作为一名重要作家写作的开始，也是他写作的方向和目的地，为此他才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才能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抹不掉的现实主义的光彩。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有着很大的艺术张力。这种张力的来源，首先在于先生的散文，在将中国的散文创作推向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时候，充满的那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历史和现实的差距、个体使命意识与国家政治背景重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健康活泼乐观向上的昂扬格调与其纵向延伸所产生的张力，正是这样的一种力度，使得彭荆风先生的创作指向了“文以载道”的中国优秀文学传统。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文学价值指向之一是“文以载道”，这是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基石，也奠定了中国作家由国家立场进行取景和书写的根深传统，这点是深深印在先生心中的，但又与五四时期的作家不同，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整体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得他同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其他作家一样，也必然地会使自己的写作随之产生变化，这也是彭荆风先生文学创作的前提和底色。回想那个时期，反映工业生产、工人阶级和军事题材、民族题材的作品非常之少，民族加军事的作品就更加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彭荆风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一名有着责任感的作家，他走进了西盟，走进了佤山，自然地将其个人的写作立场与国家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彭荆风先生也成为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开垦者、拓荒者，对于新的时代，他愿意忠实地去描摹她、歌颂她。于是，在《握手 放弃械斗》中他这样描写到：在解放军的调节下，“一场可能发生的寨与寨之间的血腥厮杀，终于被制止了”；在《桑荫街》中描写到：桑荫街是拉祜族人聚会的场所，到了八月十五这天，虽然山高路远，但是那些离得二三十里，甚至“远的百余里”的人都赶来了，怕“耽误了这喜庆节日”，“各自选择了合适的草坪吹着芦笙，敲响铙锣跳开了舞。芦笙悠扬地表达着吹奏者的欢乐情绪”，



这些都是反映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风俗的真诚文字。这使得彭荆风先生与其他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和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众多作家一起，开启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先河。可以说，彭荆风先生虽然是汉族，但他第一个背着钢枪走进少数民族地区，书写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变化的作家。彭荆风先生的作品成为一个民族历史的真实记录，他成了那些民族的代言者和书写者，对于佤山的民族历史，进行了整体性的构建和展示。

彭荆风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写作，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西南边境的民族风俗，更从一个作家的视角，把这个世界展现为人类内在生存所需要的情感、价值和信仰的实现与生长，他把自己的笔随着自己身背的枪，深入到西南边陲的内部去，把那个历史阶段中的普通个人生活境遇和情态进行了描绘，这既是一段革命经历，也是一段文学经历，这是作家中独有的，这种述说属于他所描写的那个年代。

## 无法遗忘的记忆和情感

——评《红色家书——共产党员的初心》 □王芳

我面前是《红色家书——共产党员的初心》这本书，而我有一片刻的恍惚，我面对的是书，还是声音？准确地说是，山西广播电视台策划的广播节目，他们用声音去讲述历史和信外史，而后才成书。

回想那些先烈，他们也是普通人啊，有血有肉有情有泪，他们比那些苟且的人更眷恋尘世，他们那么深切地爱着他们的亲人，父母、兄妹、儿女，无不让他们牵肠挂肚，他们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情更浓爱更重，他们舍不得下这份爱，尤其是从黑暗里走过来的，生活里的温馨只是一抹点缀，因为这一点光亮，他们深情地爱着正经受苦难的亲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光明，为了使命，割舍情爱、割舍温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他们认定的理想之路，为此吃苦受罪，为此妻离子散，为此被严刑拷打，直到消失于人间。

他们，那些自带光亮的名字，值得被铭记，应该被铭记，尤其当我们远离战争，远离民族苦难。那么，以何种方式铭记呢？

黑龙江曾有一款节目《见字如面》，邀请名家来朗读家书。在新中国70岁生日的2019年，山西广播人选定了红色家书。他们精心挑选读书人，都是以声音装扮世界的佼佼者，他们也精心挑选了拆信人，都是有足够知识储备并自带传播流量的文化人，他们深情的讲述更衬托出红色家书的高洁和神圣。他们精心选择推出方式，除了节目在固定时间播出，而且全媒体齐上阵，一经推出，便获好评，各级媒体报道，《学习强国》强力推荐。随后我面前这本书便问世了，英雄血泪与墨香彼此洒染横空出世。我注意到，每一颗星痕的页码上都带有专属的二维码，扫一扫即可找到倾听声音的路径，而声音和纸墨可以在时空里互相印证。

它们见证的、让我们记忆的是什么？是那一个个不平凡人的平凡的细节！陈觉对爱妻赵云霄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邓中夏对狱中的妻子李瑛说：我已把英文津逮和英文字典送来，这样学下去，等到你出来，一定可以把英文学好呢，你要知道，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呀，每天读书，又可以消却寂寞烦恼。赵一曼写给自己来不及养大，又转托给丈夫前妻弟弟抚养的儿子：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担任教养的人，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孩子啊！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洗星海对妈妈说：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妈妈，看到这封信以后，我想，在您皱纹的脸上也许会漾出一丝安慰的笑吧，再见了，孩子在征途中永远祝福您。

广播里提到的留下家书的、没有留下家书的革命者，以及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先烈们，他们都像啼血的杜鹃，留下的哀鸣凄切动人，他们殷殷嘱托、声声不舍的都是血泪，他们拒绝麻木、拒绝冷漠、拒绝奢靡，他们是以这哀鸣托出一颗染血的初心的，而这初心是那么干净、纯粹、饱满、生动、坚贞、勇敢、宁死不屈，他们是光明的种子，他们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册册。

这档节目是按年代排列的，是以声为戈、为枪，化身成战士，上了另一个战场的，是以声为盾，化身成精神，无形入心。我们是否还能感知到他们曾经的付出？他们的情爱有多深，他们的啼血就有多浓，他们的初心就有多真。这样的初心是一剂良药，治软骨病痴骨病无骨病，为我们提供精神食粮。他们告诉我们，生命与公义如何取舍。居安思危，我们如何来回报这杜鹃啼血过的土地和家国？我们不希望再有杜鹃啼血，但他们的故事和天上的星辰对应，永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时空中流淌。

这是中国记忆、中国情感，我们没有权利遗忘。

“善德武陵”是被称作“桃花源里的城市”的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标识。通过建设丁玲文化公园、常德诗墙、穿紫河文化带、河街穿子屋地方特色建筑等举措积极推进，善德文化深入人心。在这一精神文明建设的宏大工程中，微小说发挥着独特作用。经过多年努力，武陵国际微小说节，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微小说专门节会。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微小说作家，齐聚穿紫河畔、柳叶湖边，做一回“桃花源中人”，颁颁“善德武陵杯·全国微小说精品”奖，召开年度微小说高峰论坛，领略武陵区、常德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美好生活。在丁玲公园设立了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创作基地、《小说选刊》创作实践基地，投资近亿元，建设专门的中国微小说微电影创作拍摄基地，武陵区的微小说事业之所以如此繁荣，根本上是有一支专注于微小说创作，又热情投身于“善德武陵”建设的微小说创作队伍，而戴希，就是队伍的中坚和代表。在他创作的数千篇微小说作品中，“善德文化”始终是核心和灵魂。

中国人讲究“天理人伦”，人伦是天理的基础，也是为人之本。戴希的微小说，相当部分正取材于亲情，因不愿让母亲看到自己的凶残，身背14条人命，杀人不眨眼的悍匪放弃了顽抗，束手就擒（《因为母亲》）；春节将至，父亲从外地赶来，想看一眼忙着出门诊的儿子，为了遵守出诊时间不会客的规定，父亲挂了号，排了一上午的队，一见面，先给儿子递上矿泉水（《挂号》）；为了不让6岁的儿子失望，向来胆小怕事的男人成了勇士歹徒的英雄……

孝，乃人伦之基。“善德武陵”的核心价值，就是德、孝、廉。私德重孝、公德崇廉，是武陵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依托，也是戴希微小说着力弘扬的。《儿女》就是写儿子为老人尽孝的。小儿子百般孝顺，母亲却无论如何不满意，让人感觉不可理喻。后文才知道，这小儿子是机器人，不是老人的亲生儿子。但就是这机器人，在老人去世后悲痛不已，自毁电脑程序，取出高能电池，随老人而去。与机器人儿相对照的，老人的亲生儿子、女儿，都事业有成，却直到父母去世，都没有来看一眼。不孝顺父母，丧失人伦，连没有灵魂的机器人都不如，枉为人子。小说虽然没有一句直接的评论，褒贬却尽在文中。

人伦之大者，父子、兄弟、夫妇。家庭乃社会的细胞，夫妻关系是家庭的结构基础，尤其是如今的“小家庭”。爱情是浪漫的，婚姻却是现实的，作为洞察力超强的小说家，戴希笔下的夫妻，同样有笑有泪。灰娃和金克木夫妇常生气，一生气，妻子灰娃就砸东西，锅碗瓢盆全砸碎，直到一次花费2000多元重买全套家什，才感到真正心疼，再生气，也不对生活用品施暴了。《双赢》作品2000余字，篇幅不长，画面感却很强，把一对各有性格的农村年轻夫妇的动作、行为、情态，尤其是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婚事儿》，把隐藏在温情脉脉的婚姻大事之下，双方家长的相互算计、耍小聪明表现得细致入微，让人读之哑然失笑，却又深深理解。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却是两个家庭的。微小说作为文学的轻骑兵，有时也如杂文在散文家庭中的作用一样，带有匕首和投枪、解剖刀和显微镜的功能，把生活的脉络、真相一一显现出来，不是心灵鸡汤般地矫情虚饰。这正是微小说与小故事的本质区别。

居家则孝，为政则廉，才能建成桃花源。多次去武陵，当地领导干部亲民、务实、自律的作风，让我印象深刻。戴希曾写过一组历史题材微小说，把历史典故，“取其一点，敷衍成篇”，旧事新说，以古鉴今创作成篇。而立意选材的角度，则在于廉政，从集后部，便集中收录廉政。《鹿战》，齐争釜鬲，齐国高价收购楚鹿，楚国从国王、大臣起，为获利纷纷弃农养鹿，结果粮食无收。齐不再购鹿而楚已无粮，只得败于齐国。小说有寓言气息，意旨亦明确，即只顾眼前小利，而忘记根本，终究要承担严重的后果。《鸱鹰之死》和《特别赏赐》，都述唐太宗事，都含着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前篇太宗玩鹰而魏征觐见，帝藏鹰于怀，而臣不离去，直至鹰窒息而死。后篇长孙皇后叔父受贿20匹细绢，太宗不仅不怒，还再赏他50匹，条件是让他自己背回家去，结果可想而知。贞观之治之所以千古典范，不玩物丧志、不贪污受贿，无疑为其根本也。果然，下一篇《死亡之约》，讲述了著名的唐太宗放死囚回家过年，来年秋天自己回来领死的故事。四篇历史题材微小说连续可读，惟有为君者勤政，为臣者不贪，君主从善如流，忠良直言敢谏，才可得海晏河清，才可实现“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理想。

善德武陵，善、德并举，德举孝廉，善则更包容更宽，人之善、物之善、情之善，武陵人——为已言所闻”，取得多方面成效。戴希的微小说也以仁柔之心，叙小才微善，直指人心。《每个人都幸福》，不同残疾的孩子，在老师引导下，认识到相互帮助弥补，就能得到幸福。《啊，太阳》，为了让化行的同学回到班级不感觉自卑，全班男女同学全部自觉剃了光头，冲击力格外强劲，每个光头，都是明媚的太阳。

生态文明、善及万物。《发现》写一对夫妇错怪了家养的贵宾犬，知道真相后“妻的眼角不知怎么有了泪。我笑，眼里也有泪光闪烁”。《你看你看这蜂鸟》，则将主人直视赋予南美丛林中全世界体型最小的鸟。写了被人类欺骗之后蜂鸟的报复，万物有灵，不可欺生啊！

读戴希的微小说，常常会心于渗透在作品中的淡淡的幽默感。幽默是智慧的化身，戴希的微小说，也很有些“烧脑”的感觉，不少都仿佛智力测验题或脑筋急转弯。在生活工作中，他幽默而真诚，随和而沉稳，忍耐而坚持，从他的作品里，我们发现了智慧、善良、道德，被感动、浸染、陶冶，而这，也是善德文化的精髓。

## 善德精神的文学窗口

□李晓东

## 山分高下 水分南北

——苏沧桑散文及非虚构创作

□刘军

两年多前，苏沧桑带着两本新散文集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其中，《等一碗乡愁》，进入散文批评家古相主编的《情吟文丛》，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推出。这部文丛汇聚了当下10名女性散文作家的作品。在序言中，古相以“创作才情”和“思想风采”作为关键词评述了苏沧桑的散文。通读苏沧桑历年散文，我认为，温切和体贴是苏沧桑散文的品格，而这种品格的背后，则有着个人成长史和文学接受史的维系。作为海岛上出生的女性，父母的知书达理，80年代的大学教育，民航的工作经历和进入作协系统后的文学交往等等，这些因素无不影响着苏沧桑的写作立场和表达。

温切、体贴仅仅构成散文写作的背景因素，经过审美的转换，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苏沧桑风格。除了《等一碗乡愁》之外，《水下六米的凝视》是苏沧桑同年亮相的另一本散文集，作品大致皆可归入情感美文类型。两本集子所收的作品，从篇幅上看，都不是很长，基本在5000字以内，这一点，与近些年来散文的尚长、尚大之风并不契合。无论多么微小的场景或事物，皆以温情为注脚，再加上文字的调色，使得这些散文具备了温润的质地。

苏沧桑对吴越诸地的风情图卷饱含一颗钟情之心。在其笔下，不管是景物或者是人与事，一旦遭逢之后，作者皆忘掉了原初的动机，只有丰沛的感受一旦逃逸，然后使用文字去复原那些最初的邂逅。从文字的精神脉络和布局来看，苏沧桑的散文与孙犁晚期散文的面目存在着精神共相，一是追求散文写作的“真实与实相”，反对散文写作的虚矫和夸大。而“此时此地”则是保证散文“真实与实相”的前提基础，实际上孙犁提及的“此时此地”即新世纪散文里谈及较多的散文的“体温”及“在场”问题，对“此时此地”的维系，不仅关涉作家的写作功力，更重要的是，作家需要具备基本的主体自觉，如此，方能够准确地复原那些空色转化中的触觉、感受、思绪、情愫；二是孙犁作品整体风貌上的“低音淡色”，反观苏沧桑的散文，作品中情感线是分明的，然而姿态则放得很低，显现出低回婉转的特色，与孙犁的“低音淡色”一脉相承，且没有上个世纪90年代情感美文哲理的嵌入和说教的气息，苏沧桑在作品中为读者敞开的往往是一扇小小的门，小扣柴扉，推门而入，沿着细柳垂堂，有蛙鸣水声，有掩映的栏杆回廊，景致虽不雄壮，却幽深娟静，自成一体。

且以《所有的安如磐石》为例，苏沧桑采用了意象叠加的方式，将景、情、人统筹在一起，构造曲水流觞的意境。意象在这里作为文本处理的基本切入点，在文章的开头，是磐安乡下如露珠一样的眼睛，在清晨纷纷醒来，在相互张望中，有清激的鸟声在传递。其中有一小段，她特意描写了一头老黄牛的伫立——它抬起纯洁的眼睛，像一颗巨大的露珠，眼一眨，睫毛上一串露珠“吧嗒吧嗒”落进土里。接着，她写到了古茶厂里的婺州东白的味道，以至于从自我的身体里生长出地主婆式的情懒。再然后是一棵古树所隐含的苍茫时光，还有大地上的劳作场景以及食物的恩赐。苏沧桑捕捉到亲切的故乡气息，并以感受性的细节